成人組　小品文・**第二名**

鉤

◉ **鄧安妮**

釣蝦的學問，總是有點曖昧、有些深邃的。

釣蝦一陣子較上手後，便會想擁有自己的蝦竿，往更好的成績目標去追求。富有經驗的人說，蝦竿主要以軟硬區分，有軟竿、硬竿、極硬竿。一般而言，大多建議新手由軟竿開始拿起，較好掌握手感。竿子越硬起蝦越快，許多高手會使用硬竿來拼每小時的成績，因為起蝦速度越快，節省越多時間，竿子越硬，越能在關鍵時刻給予致命一擊，不讓蝦子誤認為有反抗和搏命的機會。但也有很多叔叔伯伯喜歡使用軟竿，享受搏蝦的樂趣，他們在乎的不是每小時能釣上多少蝦，而是享受與蝦拉扯的藝術。

我一開始就偏好硬竿。起蝦快、不囉嗦，也不喜歡花時間逗弄蝦、等待牠把餌吃得更牢。若蝦子脫鉤了，馬上重新開始。對我而言，軟竿反而是難掌控力道的，不是太用力、就是放太軟。我不喜歡搏蝦，對我和蝦而言都是煎

熬。我喜歡的是上鉤那一瞬間的手感，和把蝦放進籠子裡的安定與滿足。

或許慣用硬竿的人，反而該學習使用軟竿的力道。學習拿捏收放的時機。有些事脫鉤了，重新開始得花好長的時間。或許這是稍有年歲的大叔們愛用軟竿的原因，在搏蝦同時，也與身旁的伴笑得開懷。

釣鉤綁法也是一項藝術。一線雙鉤可以增加蝦子咬餌的機會。其中一個鉤子要綁得比另一個還長，在測量水深時，將較短的鉤子調整為剛好碰到池子底部的長度，另一個較長的鉤子則會離短鉤一段距離、平躺於池子底部。兩個鉤子主打不同客群，較短的鉤子主打積極主動想吃餌的對象，較長的鉤子則潛伏在底部，等待閒晃經過的對象不小心上鉤。當有人揚竿之後發現兩個鉤子上都有蝦，釣蝦場裡的叔叔伯伯們會大喊：「雙鉤！」幫忙引來更多的注目，這是最大的虛榮與讚美。

以前總是期待釣到雙鉤，揚竿之後彷彿中獎一般。現在卻替被長鉤勾上的蝦感到惋惜。長鉤上的蝦，與短鉤上那隻撈夾蝦餌的蝦不同，牠無意冒險，也無意搶食。可能在某個悠閒的午後經過，撇見了靜止在池底那個閃耀的過

客，平靜的生活便從此改變了。

鉤子上的餌則是另一門學問。有人喜歡用赤尾青 (蝦米)，好勾也不沾手。有人用心地選用魚腸灑上紅紅的蝦粉調味，濃厚的腥味據說讓蝦難以抗拒，但要勾得好需要一點技巧，且難以洗淨沾染的味道。

我總是拙於勾餌與調味，鮮紅蝦粉沾滿雙手卻達不到預期的成效。久未有蝦上鉤的時候，我會將鉤子拉回檢查。有時上面什麼也沒留下，不知是被吃了、或是掉了，不禁懷疑起自己。有時餌還在，但辛苦沾上的蝦粉早已溶解消失，只留下赤裸的魚腸，對於越來越失去滋味的餌，必須盡快捨棄。而我總是猶豫不決。

在北部落腳的我，嘗試療癒過去。成就全新的自己並非想像中簡單，不免時常落入慣常的思維與行動、或跌進記憶裡某處神祕的黑洞。來到新的城市，我總習慣性地注意哪裡有釣蝦場。

北部的釣蝦場，每小時的費用比起中、南部要貴些。在陌生的釣蝦場裡，獨自重拾熟悉的活動，右手邊的空間顯得寂寞。將餌牢固在鉤上，拋入池中，噗通了一聲。有些事情是生疏了。揚竿時鉤子上會是空的嗎？蝦粉聞起來，酸酸澀澀的。

〈鉤〉得獎感言

人生經驗有時和釣蝦的經驗有些類似，一樣都是門大學問。使用軟硬蝦竿的手勁拿捏剛好需要很多練習，在看不見底的池子垂釣，必須耐心等待成果，揚竿時發現有收穫總是令人覺得驚喜。謝謝新北市文學獎，給了我一個驚喜。

鄧安妮
出生於高雄市。中興大學外文系畢業。現正就讀臺灣大學外文所博士班。